

氣清景明說「清明」

◎王新偉

清明掃墓，是華人社會對祖先慎終追遠所發展出來的獨特節日，我政府將這一天訂定為「民族掃墓節」，即有此深意。而傳統的華人也深信，「陰宅」的風水會影響家運與後代子孫的健康。臺灣也很早就有這樣的習俗：如果家中有人生病，就會到祖先的墓前上香祭拜，祈禱祖先的庇佑。

「清明」本是二十四節氣之一，是表徵物候的節氣，在一年季節變化中占有特殊地位，加上後來「上巳節」和「寒食節」又併入其中，遂成一個很重要的節日，與春節、端午節和中秋節並列漢民族的四大歲時節俗。根據曆算「清明」定在每年「冬至」過後的106天，也是「春分」後的第15天，約在國曆的四月四日至四月六日之間。《曆書》記載：「春分後十五日，斗指丁，為清明。時萬物皆潔齊而清明，蓋時當氣清景明，萬物皆顯，因此得名。」按《歲時百問》的說法：「萬物生長此時，皆清潔而明淨，故謂之清明。」此一時節正值大地回春，天氣溫暖，花卉草木生長於一片清和而明朗的氣氛中，所見景象清新，萬物潔淨，最適合全家人外出踏青遊春，並掃墓祭祖以表達孝思。

掃墓這種漢民族風俗起源極其古老，可能是隨著古人對祖先崇拜的出現而產生，又為歷代所繼承和發展。最初僅是古代帝王將相於重要日子行「墓祭」之禮，後來民間也加以仿效。古代「墓祭」始於農曆三月初三的「上巳節」，又稱「修禊日」（修禊是文人的一種飲酒遊戲），民間多稱「三日節」、「小清明」或「古清明」。後來「上巳節」逐漸演變成到水邊遊春的習俗，如杜甫詩《麗人行》首句：「三月三日天氣新，長安水邊多麗人。」

在唐朝以前，比較受重視的是「寒食節」而非「清明節」。「寒食節」又稱冷節、禁煙節，它晚於「上巳節」，又早於「清明節」；漢代以前是在「清明節」的前三天舉行，至唐、宋改在清明節前一天，後來兩者就合而為一。「寒食節」的起源相傳與春秋時代晉國公子重耳的大臣介之推有關。重耳即晉文公，年少流亡逃難時，介之推曾割自己身上的肉給重耳吃；重耳即位後，介之推卻攜母避入深山不願為官，無論怎麼勸說都無濟於事，於是重耳就用放火燒山的方式，想逼介之推出山，不料卻燒死了介之推和他的母親。重耳深為自責，遂定介之推的祭日為「寒食節」，前後三日不得生火，只能吃冷食。《汝南先賢傳》：「介之推以三月五日自燔，後成禁火之俗。」此說即源自上述傳說。由於傳說中介之推是抱著柳樹而亡，所以古人會於「寒食」之日踏青掃墓時，折柳枝插在身上，返家後再插於門上。插柳是什麼風俗呢？《春明歲時瑣記》：「清明日，婦女兒童有戴柳條者，斯時柳芽將舒苞如桑葚，謂之『柳筍』。諺曰：『清明不戴柳，死在黃巢手。』蓋黃巢造反時，以清明日為期，帶柳為號，故有是諺也。」可見，插柳、戴柳有驅邪避禍之意。又《荆楚歲時記》云：「去冬節一百五日，即有疾風甚雨，謂之寒食，禁火三日，造餠大麥粥。」記述該節的飲食是餠大麥粥，後來衍生出像潤餅之類的面點，也成為「清明節」的應景食物。唐代詩人韓翃有一首《寒食》詩：「春城無處不飛花，寒食東風禦柳斜。日暮漢宮傳蠟燭，輕煙散入五侯家。」將「寒食節」京城的景象描寫得十分生動。

由於「上巳」、「寒食」、「清明」這三個節日時間太接近，後來就演變成在「清明節」這天來掃墓的習俗。

清明祭祖有兩種形式：一種是在住家或祠堂祭祖先，古代稱禘祭；另一種是上墳、掃墓，又稱墓祭。正所謂有墓地就有墓祭，《周禮·春官·塚人》：「凡祭墓，為屍。」「屍」為神主之意。至今在大陸浙江紹興一帶清明上墳時，必在墳堆左側立一石，題「后土之神」（后土即土地公，「皇天后土」一詞中的「后土」便是由此衍生而來），祈求山神保佑雙親，然後祭左鄰右墓，最後祭自己家的祖先。

祭墓主要有兩項活動：一是為死者燒香、上供，其中必燒紙。這種紙是特製的，又稱光明錢、往生錢，是送給鬼或死人的錢，以便死者在冥世間使用。其實，最初獻的是生活所需的實物，貨幣流行後才給死者獻錢幣，漢代用冥錢或虛錢，唐代才改為紙錢。《舊唐書·王嶼傳》：「漢以來，葬者皆有瘞錢，後俚俗稍以紙剪錢為鬼事。」可見燒紙錢是比較晚出現的。除焚燒紙錢外，還流行一種壓錢，即把紙錢壓在墳堆的四角和墳頂。另一項活動是為墳堆填土，或者修墳立碑。民間信仰認為墳地是死者的世界，所以要除草、填土，維護墳地的完好。正如宋高菊卿詩《清明》：「南北山頭多墓田，清明祭掃各紛然。紙灰飛白蝴蝶，淚血染成紅杜鵑。」

在大陸甘肅民勤地區流行駝羊會。相傳蘇武曾在此牧羊，為了紀念蘇武，三月初三各地牧民皆趕駝、羊群而來，飲泉水，登山遊春。清明期間，北京在三月十五日還有一個揮塵會，善男信女都爭先恐後前往東嶽廟，紀念東嶽大帝誕辰，拜七十二司。

在臺灣，掃墓也有兩種儀式，一為「掛紙」，又稱「壓紙」，就是替祖先修整居所之意。須先剷除墓地的雜草，再以小石頭把長方形的紙錢（北部為五色紙，南部為黃紙或白紙），分別壓在墓頭、墓碑以及墓旁的「后土」—土地公牌位，象徵子孫為祖先居住的房子增添新瓦，也表示墓地有人來祭掃過。二是「培墓」，這是比較隆重的祭墓儀式，如果一年之內家中有添丁、娶媳、購置田產等喜事，就要進行培墓；初葬的新墓還必須連培三年，備極哀榮。培墓要準備兩份祭品，一份以三牲（豬、魚、雞）祭拜「后土」，一份以五牲（另加鵝、鴨或鴨蛋）來祭拜祖先，另加十二菜碗及紅蛋、糰類、糕餅、酒水等。接著是燒金。感謝土地公、祭拜后土要燒刈金；祭祖要燒四方金、壽金；新喪則要燒庫錢、往生錢、銀錢。然後全家人圍在墓的四周吃紅蛋，把蛋殼灑在墓地上，以示「新陳代謝」之意；如有添丁之喜，還要帶一對「子孫燈」前往祭拜，再把蠟燭插在燈內點燃，帶回家置於供桌，象徵子孫興旺。最後是放鞭炮，表示掃墓儀式完成。早期農業社會，鄰近的兒童聽到鞭炮聲會湊過來，掃墓人家就分發拜過的紅龜粿給他們；紅龜粿若不夠，就發錢，這種習俗稱為「揖墓粿」，意思是請附近孩童幫忙看管墓地。

祭祖掃墓的作用在於強調家庭、宗族內的血緣關係，並加強團結、炫耀祖先的功德，以利今後家庭的發展。俗諺說「清明無客不思家」，這種感情不僅是為了祭祖，也是宗族內凝聚力的反映。尤其身在海外的華人，清明節已演變成家族大團聚的日子。像是臺灣有很多客家宗親，每到清明節就會迎來海內外數千人返鄉祭祖的盛況，說明了華人不管在哪裡，都有著慎終追遠、感念先人之不忘本的傳承。

「清明時節雨紛紛，路上行人欲斷魂。借問酒家何處有？牧童遙指杏花村。」唐人杜牧這首《清明》詩，千年流播，膾炙人口，童叟皆能熟誦。由此詩所描繪的境界與情景，今人或許更能體認清明節所傳遞並維繫的民俗信仰與生活方式，而祭拜祖先，無非是祈安求福。

但在祭祀先人、緬懷祖德的同時，也當注意情緒的控制，否則容易觸景傷情，產生悲觀等不良的情緒，特別是年長者。因此，悲傷、抑鬱不易持續過久，當注意情緒的調節，且應細心關懷身邊的尊親長輩。而最好的懷念，莫過於我們提升自身的品德，光耀祖先、推己及人，讓九泉下的親人有所安慰。

鹽水蜂炮初體驗

◎林彥佑

幾年前，我就有一股衝動，想要尋找並走完臺灣所有的民俗慶典、宗教文化；舉凡大甲媽祖遶境、北港朝天宮瘋媽祖、臺東炸寒單、屏東炸炮城……等；也由於這幾年抱著「一輩子就瘋狂一次」的不悔心態，讓我有動力得以逐一參與。

正月十五，上元節、元宵節、天官賜福之辰，全臺灣慶元宵的活動如火如荼地展開；我在臺南鹽水「盛裝」出席蜂炮大典。

耳聞蜂炮之「瘋」早已行之有年，今日始為我第一次參與。午後，我踏進鹽水區，幾座炮城早已置放於街頭，行禮如儀地迎接造訪的旅人。大炮城、中炮城、小炮城、地面置放的鞭炮串、設於架上的煙火臺、懸掛空中的鞭炮簾幕，全部一一羅列在大街小巷上，好像蓄勢待發一般，引頸期盼著夜晚的到來。

相傳在清光緒年間，因為瘟疫嚴重擾鹽水一帶，造成多人喪命，民不聊生，信眾便請求關聖帝君替居民消災解厄，便一路施放爆竹；習俗流傳至今，越演越烈，成了全臺灣知名的宗教文化，也名列世界級必造訪的活動之一。

那一晚，約莫六點左右，武廟神明起駕，兵分四路在鹽水街頭熱鬧「開炸」；六點一到，所有的炮火猛烈展開。起初是向上發射炫爛的煙火，光彩耀目，極其和諧；未幾，頃刻轉成蜂炮平面式發射，百箭齊放，萬火奔騰，四處流竄。大家措手不及，忙亂奔逃，但見一道道金色如銳箭般的炮火在眼前、身後、腳邊飛梭而過；所幸大夥人都是有備而來，才能在驚恐又堪稱安全的情況中，目睹蜂炮盛況。

最初以為只有在武廟前才有蜂炮，後來才知道這並非定點施放，而是沿途行經廟宇、民宅，期間隨時「轟炸」。有一場，我在武廟前掩耳惶恐地觀賞時，由於炮火太過猛烈，我逐步退向外圍，誰知，在我「節節敗退」之際，身後的另一座小廟瞬間也發出轟然巨響，霎時火光四射，如刀光劍影般地挾射而來；在場的群眾進退不得，十足地腹背受敵，尖叫聲四起。我第一次感受到如電影般置身火海的情節，宛如世界末日屆臨；而我，從未有過這般災難臨頭的感覺。

這是一種矛盾的心態，既期待又怕受傷害，想近距離拍攝卻又擔心遭受襲擊；儘管已穿戴全罩式安全帽、口罩、耳塞、大圍巾等，做好萬全準備，但心理的恐懼仍是有增無減。我鼓足勇氣，持續到其他幾座廟前觀看，在行進的過程中，只要跟著神轎走，便有「享受」不完的精采鏡頭。我危危顛顛地抱頭鼠竄，等這一波停息之後，再試圖疾步向前；但往往事與願違，因為滿滿的人潮和箭在弦上的炮火，常逼得我幾無喘息的空間。我走哪兒都碰壁，只好審時度勢、察顏觀色，選擇某一個「空窗期」，倉皇又蹣跚地溜過。

那一夜的心，好掙扎，就像孩子一般，好奇心使然，想把煙硝都趕盡殺絕，卻又顧忌著被火砲夾殺突擊。

晚間九點，鹽水國中的炮城蜂火掃射，方是蜂炮狂亂的極致。三座炮城緩緩拉開，象徵著今年的溫馴小羊，卻掩飾不住狂妄的內心，在呼喚中狂發八十萬枝利箭；在場民眾又跳又叫，又揮舞又遮掩，有人持著保護妥適的攝影機，記錄難得一見的鏡頭；也有人扛著大型的屏幕阻擋蜂炮，我還目睹一位全身披覆著保護裝置的民眾，只露出兩顆眼睛，與如波似浪的蜂炮畫面合影。我一直以為退居幕後就安全了，但炮火卻也刁鑽地在小小的帷幕前迸裂，或在腳跟旁爆炸，且常從耳際及眼前呼嘯而過，就算已躲在一個極為安全的地方，那嗡嗡又咻咻、碰碰又隆隆不絕於耳的炮火聲，也足以讓人不寒而慄。

我瞧見幾位外國朋友入境隨俗，在街頭買起護目鏡、安全帽等「行頭」，然後衝鋒陷陣地往最猛烈的一級戰區勇闖；記者詢問國外朋友有何感受？他們不停地說：「Crazy、Amazing」。我知道他們也是第一次體驗，卻是永生難忘啊！我為此感動；也為此驕傲；臺灣，雖不是地大物博，卻有著深厚的文化。望著那些外國朋友的眼神，又看看他們高昂的情緒，那種開心的笑容夾著熱血沸騰的臉龐，滲透出心境的狂野與奔放，好像沒有什麼比此刻更值得滿足了。

炮火從當晚六點到午夜二、三點，波波相連，幾無歇息之時。

新春的夜晚，原本寧靜的小鎮，卻因蜂炮而有了瘋狂又值得回味、書寫的故事。在我離開鹽水之際，炮火依舊威震八方，人潮仍然蜂湧而至；這確實是座不夜城，每一道劃過黑夜的炮火，每一記響徹雲霄的尖銳聲，都記憶著時代的歷史，也薪傳了文化的價值。



（作者為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觀光休閒系教授）

誰來早餐

◎洪麗玉

進入農場已近正午，太陽依舊霸氣地獨占領空，不是辣日季節，但陽光不減熱情，撒野得讓人嫌厭。兩個多小時的車程下來，原本亢奮的情緒已降到谷底，一路奔波的塵埃也渴望落定，目光快速尋找一處密蔭以安頓身心。來到一棵大樹下停妥車，拉平座椅靠躺，快速鬆下每個繃緊的細胞。

農場占地寬廣，四周密樹濃蔭，一排經過歲月撫摸的小木屋，給久居樊籠的人們提供遁世的休憩地。林梢葉隙下舒適宜人，打開四面車窗，青翠立即入眼，鋪展出一地豪闊的綠氈，慰撫我長期疲憊的雙眼。

突然一聲雞啼，錯愕，也驚喜！

雞啼是兒時回憶的點綴，在只管吃睡的童年裡，日日竄升的身高就像急著向上冒芽的幼苗，唯有睡眠才能補足養分；「三更燈火五更雞」是古代苦讀書生的寫照，所以雞啼當然不是我起床的號角，而是漸淡漸茫的記憶。

記得剛搬進大廈時，有住戶在社區網站反映「奇怪？怎麼一大早會有雞叫？很吵耶！」猶如逮到一頭猛獸，立即引來圍剿：「天啊！我以為聽錯」、「能不能叫牠不要叫啊？」一陣熱烈討論後，覺得這寸土寸金的地段，既不是「雞犬相聞」的桃花源，也沒有空間養雞，那麼「可能是新婚夫妻的『帶路雞』吧！」，結論一出，幾對新婚夫妻立刻跳出，與雞一劃清界線。這隻無辜引起公憤的雞「站錯地方」嗎？如果帕華洛帝在臺北的地下街高唱，就不是天籟美音嗎？最後到底何來的雞？沒有答案；下場如何也無人知曉，但總算不再雞啼擾夢。

眼前既是農場，當然會有雞隻，但偌大農場裡只聞雞啼不見雞影，讓我有點失笑；不是笑牠「站錯地方」，而是笑牠「叫錯時間」，手錶指著十一點五分哪！啼聲未免突兀，好像誤時的鬧鐘，在不該響的時間卻鈴聲大作；但對於誤響的鬧鈴，只需輕輕一按就能靜默，而這雞啼儼然已經渾然忘我。當然牠有資格「忘我」，因為這是牠的地盤；但在自己的家就可以不按牌理出牌嗎？總得替牠想個充足理由吧！

我想到，農場的遊客除了喜歡遺世獨立的寬舒，應該也想擁有一個寧靜無擾的夜晚，可以無夢到天亮，甚至睡到自然醒吧；而這隻雞已閱歷過無數的住客，牠洞悉遊客心事，所以很貼心地在天一亮，就按住自己喉間即將啟動的「開關」，一直隱忍到這近午才痛快鬆口。於是一串清脆嗓音，自傲地唱出農場獨有的自在豪邁，一聲接一聲，上段續下段，把一首牠早已熟悉的老歌，哼唱得怡然自得。

看不到「歌者」，但聽到高低起伏的聲調，可以想像那伸長的脖子，正隨之抖頓地上下開合著；演唱時辰已過也不影響高歌興致，依舊一聲不減、一調不漏，把每天的「清晨之歌」唱得自信得意。

午後，辦理入住登記，在農場寬敞幽寂的環境裡，一夜好眠。

隔日天亮起身，早餐已掛在門口鈎釘。我伸手拿進屋內，簡單的三明治、麵包和牛奶，很適合輕食的我，時間剛好八點。

收拾好殘渣掉屑，準備開門迎進晨陽，靈敏的聽覺卻偵測到門口有細瑣碎音，訪客嗎？我輕輕靠近窗邊，拉開小縫遮簾，偷偷往外窺視，呵！真有訪客。來者像是揮手招來的老友，沒有敲響門扉，只在走道來回踱步，靜待我開門；奈何房門沒開，進不來又不想離去，看來有點不知所措。來回晃了幾趟，突然，咕！咕！咕！牠昂首拉開喉門，以仰天長嘯之姿，猛然高亢啼響，讓躲在簾後的我，先是小驚，然後大笑一掩口大笑。清晨之歌，在我眼前開唱了；隨後牠踏上門口的鋪墊。我以窗簾藏身，不敢亂動，想看牠如何「扣訪」我。此時我心跳加速狂飆，像是私闖的偷兒正面臨屋主進門的緊張時刻。

牠以嘴喙在門縫啄了幾下，顯然一無所獲，不甘心地走下石階，低首在石桌椅旁的雜草中翻找；健壯的指爪敏捷地交替扒抓，揚起小小塵灰，好似在破瓦殘礫中找尋不慎遺失的碎鑽。失望後，再度走上石階，在門口又幾回踱步，然後偏斜著腦袋癡望房門，一動也不動地維持幾秒後，緩緩步下石階。

剛走完石階就停立不動，突然又咕！咕！咕！尾音拉得好長，聲波足以震我耳膜，猶如對著賴床的孩子，母親已經喊得不耐煩了，但還是忍著性子大叫：「該起床囉！」。如果這是牠強烈抗議我不開門，那麼牠真是溫和的抗議者，兩聲啼叫表達訊息後就不再出聲了。

看著牠黯然離去，一股愧疚浮上心頭，不需一桌滿漢全席就可款待的嘉賓，我竟然連留客的勇氣都沒有，因為我手邊已經沒有供牠填腹的食物了；有失待客之道的矛盾和尷尬，使我窘得如同無法挽留久仰的貴客。這時只要一開門，肯定會嚇到牠，所以只能偷偷看著牠一步一步走出我的視線。目送這位無緣聚餐的訪客，我有些自責，只能說牠的造訪來得意外，因為昨天聽到的啼聲是在中午時分哪！

原來，不只鬧鐘會誤時，連雞啼也很隨性。

如果能借到哆啦A夢的時光機，我會把時間調回在起床那一刻，然後開門取餐，再端坐門前石椅，以朝曦迎客，恭候牠共進早餐！

做好稱職的代理人

◎洪金鳳

由於我在單位的資歷最深，很多工作雖然沒有親自做過，但每天耳濡目染，總會略知一二，尤其我們辦公室的同仁經常更替，所以不會調職的我自然而然就成為辦公室各項工作的傳承者。

我們辦公室有七位成員，每個人的工作能力均佳，各有業管工作，各人也都有其代理人。代理人顧名思義就是當這個業務的負責人不在時，就要即時負起代理的責任；而令人欣慰的是，我們辦公室的成員，不但自己的工作做得完善，幫同事擔負的工作亦能圓滿完成，讓辦公室的工作不會因為哪個人不在就無法運作。

而我存在的價值就是，當大家都不在，或是成員遇到疑難雜症、或是遇到以前未曾遇見的問題、或是跟其他單位的業務有難以確定時，就是資深人員的我派上用場的時候。我會先看業務的屬性或是來文的源由，或是把工作的來龍去脈先了解清楚，再決定下一步該怎麼做。不管這個工作的代理人是誰，只要是我會做，我能做的，就會主動請纓，和這些年輕的小伙子或小妮子們一起做，希望能以最短的時間，做出最有效率的成果，不要浪費時間在無謂的摸索與程序上。

當看到辦公室資歷較淺的同事，為公事嘔心瀝血而不得其解時，我的代理熱情就會興起，不管大事小事都一樣。以前我總會默默地幫同事們完全做好，但是現在我調整做事的方法，也就是放手讓他們自己做，只在一旁扮演輔導的角色；年輕聰明的他們，很快就能上手。由於大家的努力，我們創造了一個戰力堅強的夢幻團隊。

這種辦公室的團隊精神是會流傳的，當優秀的人員調走或退休之後，常擔心來接任的人員是否能如此負責盡職；但往往是我們多慮了，因為每個人只要進了我們辦公室，那種兢兢業業、熱情有勁的態度就會自然發揮。不怕你學，就怕你不學，大家都會盡己所能地把每項業務無私地傳授，只要肯學的人，一定可以從中學到許多未來受用無窮的專業。把這些專業再次傳授給後進，這條學習的網絡就永遠不會斷線。只要學得好，學得廣，就不怕同仁休假或公出。當接獲任何工作時，只要秉持敢問與學習的心境，哪怕是走遍天下，也不會有難事發生。

我年近五十，仍保有熱情，不怕學習，不怕多做事，只能手腳能動，頭腦還管用，我就願意和這些足以當我兒女輩的同事一起打拚，不讓辦公室的業務集中在某些人身上，造成勞逸不均的狀況。看到哪個人忙，我的支援系統就會伸手去幫忙，也會請不忙的同事一起幫著打點，不讓工作的集中與忙碌，肇致人員負面情緒的發酵。

如何做個稱職的代理人，就是多關心、多用心、多深入學習別人的工作內容與方法，那麼當辦公室的同仁不在時，我們就可以為他們一肩扛起所有的工作；當我們不在時，他們也能同理為之，這樣必能創造一個效率絕佳、人員和諧的工作環境。

▲Top

優人神鼓

◎邱志鴻

早在之前就耳聞優人神鼓這一劇團的名聲，這劇團僅憑鼓聲、肢體的舞動、表演者間的互動，就能緊緊抓住每位觀眾的心，令觀賞的人深受感動。適逢優人神鼓劇團來到清華大學演出，人在新竹的我得知消息後，立即約了三五好友前去欣賞這場演出。

全場的燈光逐漸暗淡了下來，序幕拉起，聚光燈打在舞臺上，主持人現身說完了開場白後，節目正式開始。

演出者站在事先擺定的大鼓前低頭靜默著，其中一人手起鼓棒落在數個小鼓間來回敲打，優人們（優人神鼓劇團對表演者的稱呼）一個接一個隨之起舞；各處鼓聲瞬間轟然響起，氣勢恢宏的合奏為表演做了完美的開場。在連綿不斷的鼓聲中，忽而中音鼓漸弱，領頭的那位優人用豪邁的姿勢，掄起長型鼓棒大開大闔地敲打正中央的大鼓，打了一陣後突然一個俐落的轉身收尾；一旁的優人在數個小鼓之間敲打出快節奏的鼓聲銜接，鼓聲此起彼落配合吶喊聲，把演奏推入高潮。說時遲那時快，全體優人鼓棒往兩旁一收，結束了這短暫的開場。

獨留領頭那人在場持續敲打著大鼓做為過場，其餘人迅速換上一組新的鼓，並往兩側分散。兩邊樂器各有不同，一邊是數個中音鼓，另一邊是幾組小鼓、鈸還有些打擊樂器，兩邊做分庭抗禮之勢；有時大鼓這邊波濤洶湧般向另外一方打了過去，另外一邊的鼓聲亦似浪花打落在海面上，嘩啦啦地處處響起；有時雙方又像相互唱和，大鼓聲打到高潮處頓時消失，小鼓聲立即銜接而上，鼓聲連綿不絕；有時雙方一起合奏，中音鼓聲中有小鼓聲，小鼓聲裡中有中音鼓聲，舞到精采處，鼓棒漸慢下來，接連幾個起伏，喝的一聲為首段演出畫下休止符。

序幕落下拉起，場面中還是那面大鼓，旁邊多了一面銅鈸。但見大鼓面前的優人舞動著身軀，配合著節奏緩慢地敲打鼓面，氣氛像是在舉行莊嚴神聖的儀式；隨著中央那人越舞越快、越敲越急，數個低音鼓在這時也從旁推入，就定位後立即加入合奏，鼓聲連綿不絕串在一塊兒，恰似白龍扶搖直上青雲，看不見盡頭；緊接著幾個簡短的敲擊聲，驟然結束了本段，猶如神龍見首不見尾。

接著第三段的演出，本段著重於視覺的感受，鼓聲則作為陪襯用以增添演出張力。看著優人們配合鼓聲節奏舞動的身軀，宛如在欣賞國畫大師大筆揮毫繪製山水畫的過程，筆觸行雲流水；偶而那處優人翻騰而起，偶而從左而右逐一躍起，充滿張力的畫面令人目眩神、氣為之奪。最終在一串翻騰的鼓聲中，全部人凌空而起，用力往下敲擊，氣勢磅礴地結束了此段落。第四段演出，一反先前活躍的氣氛，場面變得莊嚴而肅靜。場上中間擺放三面大型低音鼓，三位優人面對著鼓，緩慢而莊重地打著鼓，同時以誦經聲作為背景音樂；隨著誦經聲越來越大，鼓手停止敲鼓，踏著緩慢的步伐，將鼓推入幕後。

最後一段，幾組低音鼓以及中音鼓在場中央圍繞成半圓形卻無人使用，小鼓組則擺放在舞臺周圍由幾人負責敲打演奏。正當觀眾們疑惑著中央空無一人的鼓組時，序幕兩旁各自竄出一位優人，揮舞著長型鼓棒，大步邁向場中央，像是在對打一般，一式高山流水，身隨棒轉由高而低擊鼓；又一式回頭是岸，轉身敲擊旁邊的鼓，位於中心的兩人手中的鼓棒給舞出了殘影，使鼓組壟罩在棍風之下；忽一記當頭棒喝砸向了地板，一人向旁躍開，剩一人獨自在中間舞棍；舞了數十秒後，眾人一擁而上，各自找到了張鼓，在鼓前舞成了一團旋風，突然一記轉身，所有優人以一往無前的氣勢把鼓棒舞向前，為整場演出劃下完美的句點。

這次的表演帶給觀眾視覺與聽覺的雙重感受，有時氣勢磅礴有如狂濤般洶湧，帶動觀眾心情隨之激昂，一股浩氣衝到胸口想要大聲吼出來；有時卻是進入神秘幽靜的樹林之中，心情轉為寧靜，試如歷經了一場饗宴，令人如癡如醉。表演結束後，劇團請了幾位自願的觀眾，上臺近距離感受在臺上舞動身軀及揮棒打鼓的感覺。此刻我的心情依舊激盪澎湃，但覺餘音繚繞耳輪深處，因此無心關注他們在做什麼，只期待有朝一日，能夠有機會再次一睹優人們的身影。